資治通鑑/卷0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

► 卷五十七

孝桓皇帝下永康元年（丁未，公元一六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東羌先零鬮祋翑，掠雲陽，當煎諸種復反。段熲擊之於鸞鳥，大破之，西羌遂定。

夫餘王夫台寇玄菟；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。

夏，四月，先零羌寇三輔，攻沒兩營，殺千餘人。

五月，壬子晦，日有食之。

陳蕃既免，朝臣震慄，莫敢復為黨人言者。賈彪曰：「吾不西行，大禍不解。」乃入雒陽，說城門校尉竇武、尚書魏郡霍諝等，使訟之。武上疏曰：「陛下即位以來，未聞善政，常侍、黃門，競行譎詐，妄爵非人。伏尋西京，佞臣執政，終喪天下。今不慮前事之失，復循覆車之軌。臣恐二世之難，必將復及，趙高之變，不朝則夕。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，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，連及數百人。曠年拘錄，事無效驗。臣惟膺等建忠抗節，志經王室，此誠陛下稷、伊、呂之佐；而虛為奸臣賊子之所誣枉，天下寒心，海內失望。惟陛下留神澄省，時見理出，以厭人鬼喁喁之心。今台閣近臣，尚書朱寓、荀緄、劉祐、魏朗、劉矩、尹勳等，皆國之貞士，朝之良佐；尚書郎張陵、嫣皓、苑康、楊喬、邊韶、戴恢等，文質彬彬，明達國典，內外之職，群才並列。而陛下委任近習，

專樹饕餮，外典州郡，內干心膂，宜以次貶黜，案罪糾罰；信任忠良，平決臧否，使邪正毀譽，各得其所，寶愛天官，唯善是授，如此，咎徵可消，天應可待。間者有嘉禾、芝草、黃龍之見。夫瑞生必於嘉士，福至實由善人，在德為瑞，無德為災。陛下所行不合天意，不宜稱慶。」書奏，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、槐裡侯印綬。霍諝亦為表請。帝意稍解，因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，皆三木囊頭，暴於階下，甫以次辨詰曰：「卿等更相拔舉，迭為脣齒，其意如何？」滂曰：「仲尼之言：『見善如不及，見惡如探湯。』滂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惡惡同其污，謂王政之所願聞，不悟更以為黨。古之修善，自求多福。今之修善，身陷大戮。身死之日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，上不負皇天，下不愧夷、齊。」甫愍然為之改容，乃得並解桎梏。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，宦官懼，請帝以天時宜赦。六月，庚申，赦天下，改元；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裡，書名三府，禁錮終身。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。或讓之，滂曰：「昔叔向不見祁奚，吾何謝焉！」滂南歸汝南，南陽士大夫迎之者，車數千兩，鄉人殷陶、黃穆侍衛於旁，應對賓客。滂謂陶等曰：「今子相隨，是重吾禍也！」遂遁還鄉里。

初，詔書下舉鉤黨，郡國所奏相連及者，多至百數，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。詔書前後迫切州郡，髡笞掾史，從事坐傳捨責曰：「詔書疾惡黨人，旨意懇惻。青州六郡，其五有黨，平原何治而得獨無？」弼曰：「先王疆理天下，畫界分境，水土異齊，風俗不同。它郡自有，平原自無，胡可相比！若承望上司，誣陷良善，淫刑濫罰，以逞非理，則平原之人，戶可為黨。相有死而已，所不能也！」從事大怒，即收郡僚職送獄，遂舉奏弼。會黨禁中解，弼以俸贖罪。所脫者甚眾。竇武所薦：朱寓，沛人；苑康，勃海人；楊喬，會稽人；邊韶，陳留人。喬容儀偉麗，數上言政事，帝愛其才貌，欲妻以公主，喬固辭，不聽，遂閉口不食，七日而死。

秋，八月，巴部言黃龍見。初，郡人欲就池浴，見池水濁，因戲相恐，「此中有黃龍，」語遂行民間，太守欲以為美。故上之。郡吏傅堅諫曰：「此走卒戲語耳。」太守不聽。

六月大水，勃海海溢。

冬，十月，先零羌寇三輔，張奐遣司馬尹端、董卓拒擊，大破之，斬其酋豪，首虜萬餘人，三州清定。奐論功當封，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，唯賜錢二十萬，除家一人為郎。奐辭不受，請徙屬弘農。舊制，邊人不得內徙，詔以奐有功，特許之。拜董卓為郎中。卓，隴西人，性粗猛有謀，羌胡畏之。十二月，壬申，復癭陶王悝為勃海王。丁丑，帝崩於德陽前殿。戊寅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臨朝。初，竇後既立，御見甚稀，唯采女田聖

等有寵。後素忌忍，帝梓宮尚在前殿，遂殺田聖。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，召侍御史河間劉鯈，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，鯈稱解瀆亭侯宏。宏者，河間孝王之曾孫也，祖淑，父萇，世封解瀆亭侯。武乃入白太后，定策禁中，以鯈守光祿大夫，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、虎賁、羽林千人，奉迎宏，時年十二。孝靈皇帝上之上

孝靈皇帝上之上建寧元年（戊申，公元一六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午，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。前太尉陳蕃為太傅，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。時新遭大喪，國嗣未立，諸尚書畏懼，多托病不朝。陳蕃移書責之曰：「古人立節，事亡如存。今帝祚未立，政事日蹙，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，息偃在床，於義安乎！」諸尚書惶怖，皆起視事。己亥，解瀆亭侯至夏門亭，使竇武持節，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；庚子，即皇帝位，改元。二月，辛酉，葬孝桓皇帝於宣陵，廟曰威宗。辛未，赦天下。初，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，度遼將軍皇甫規、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，既降又叛。桓帝詔問熲曰：「先零東羌造惡反逆，而皇甫規、張奐各擁強眾，不時輯定，欲令熲移兵東討，未識其宜，可參思術略。」熲上言曰：「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，而降於皇甫規者，已二萬許落；善惡既分，餘寇無幾。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，當慮外離內合，兵往必驚。且自冬踐春，屯結不散，人畜疲羸，有自亡之勢，欲更招降，坐制強敵耳。臣以為狼子野心，難以恩納，勢窮雖服，兵去復動；唯當長矛挾脅，白刃加頸耳！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，近居塞內，路無險所，非有燕、齊、秦、趙從橫之勢，而久亂並、涼，累侵三輔，西河、上郡，已各內徙，安定、北地，復至單危。自雲中、五原，西至漢陽二千餘里，匈奴、諸羌，並擅其地，是為癰疽伏疾，留滯脅下，如不加誅，轉就滋大。若以騎五千、步萬人、車三千兩，三冬二夏，足以破定，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，如此，則可令群羌破盡，匈奴長服，內徙郡縣，得反本土。伏計永初中，諸羌反叛，十有四年，用二百四十億；永和之末，復經七年，用八十餘億。費耗若此，猶不誅盡，餘孽復起，於茲作害。今不暫疲民，則永寧無期。臣庶竭駑劣，伏待節度。」帝許之，悉聽如所上，熲於是將兵萬餘人，繼十五日糧，從彭陽直指高平，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。虜兵盛，熲眾皆恐。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，長矛三重，挾以強弩，列輕騎為左右翼，謂將士曰：「今去家數千里，進則事成，走必盡死，努力共功名！」因大呼，眾皆應聲騰赴，馳騎於傍，突而擊之，虜眾大潰，斬首八千餘級。太后賜詔書褒美曰：「須東羌盡定，當並錄功勤；今且賜熲錢二十萬，以家一人為郎中。」敕中藏府調金錢、彩物增助軍費，拜熲破羌將軍。

閏月，甲午，追尊皇祖為孝元皇，夫人夏氏為孝元後，考為孝仁皇，尊帝母董氏為慎園

貴人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太尉周景薨，司空宣酆免；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。五月，丁未朔，日有食之。以太中大夫劉矩為太尉。六月，京師大水。癸巳，錄定策功，封竇武為聞喜侯，武子機為渭陽侯，兄子紹為鄠侯，靖為西鄉侯，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，侯者凡十一人。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：「足下之於漢朝，猶旦、奭之在周室，建立聖主，四海有系，論者以為吾子之功，於斯為重。今同宗相後，披圖案牒，以次建之，何勳之有！豈可橫叨天功，以為己力乎！宜辭大賞，以全身名。」武不能用。植身長八尺二寸，音聲如鐘，性剛毅，有大節。少事馬融，融性豪侈，多列女倡歌舞於前，植侍講積年，未嘗轉眄，融以是敬之。太后以陳蕃舊德，特封高陽鄉侯。蕃上疏讓曰：「臣聞割地之封，功德是為。臣雖無素潔之行，竊慕君子『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居也』。若受爵不讓，掩面就之，使皇天振怒，災流下民，於臣之身，亦何所寄！」太后不許。蕃固讓，章前後十上，竟不受封。段熲將輕兵追羌，出橋門，晨夜兼行，與戰於奢延澤、落川、令鮮水上，連破之；又戰於靈武谷，羌遂大敗。秋，七月，熲至涇陽，餘寇四千落，悉散入漢陽山谷間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：「東羌雖破，餘種難盡，段熲性輕果，慮負敗難常，宜且以恩降，可無後悔。」詔書下熲，熲復上言：「臣本知東羌雖眾，而軟弱易制，所以比陳愚慮，思為永寧之算，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，宜用招降。聖朝明監，信納瞽言，故臣謀得行，奐計不用。事勢相反，遂懷猜恨，信叛羌之訴，飾潤辭意，雲臣兵『累見折衄，又言『羌一氣所生，不可誅盡，山谷廣大，不可空靜，血流污野，傷和致災。』臣伏念周、秦之際，戎狄為害，中興以來，羌寇最盛，誅之不盡，雖降復叛。今先零雜種，累以反覆，攻沒縣邑，剽略人物，發塚露屍，禍及生死，上天震怒，假手行誅。昔邢為無道，衛國伐之，師興而雨；臣動兵涉夏，連獲甘澍，歲時豐稔，人無疵疫。上佔天心，不為災傷；下察人事，眾和師克。自橋門以西、落川以東，故宮縣邑，更相通屬，非為深險絕域之地，車騎安行，無應折衄。案奐為漢吏，身當武職，駐軍二年，不能平寇，虛欲修文戢戈，招降獷敵，誕辭空說，僭而無征。何以言之？昔先零作寇，趙充國徙令居內，煎當亂邊，馬援遷之三輔，始服終叛，至今為鯁，故遠識之士，以為深憂。今傍郡戶口單少，數為羌所創毒，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，是猶種枳棘於良田，養虺蛇於室內也。故臣奉大漢之威，建長久之策，欲絕其本根，不使能殖。本規三歲之費，用五十四億；今適期年，所耗未半，而餘寇殘燼，將向殄滅。臣每奉詔書，軍不內御，願卒斯言，一以任臣，臨時量宜，不失權便。」八月，司空王暢免，宗正劉寵為司空。初，竇太后之立也，陳蕃有力焉。及臨朝，政無大小，皆委於蕃。蕃與竇武同心戮力，以奬王室，徵天下名賢李膺、杜密、尹勳、劉瑜等，皆列於朝廷，與共參政事。於是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頸想望太平。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，旦夕在太后側，中常侍曹節、王甫

等共相朋結，諂事太后。太后信之，數出詔命，有所封拜。蕃、武疾之，嘗共會朝堂，蕃私謂武曰：「曹節、王甫等，自先帝時操弄國權，濁亂海內，今不誅之，後必難圖。」武深然之。蕃大喜，以手椎席而起。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。會有日食之變，蕃謂武曰：「昔蕭望之困一石顯，況今石顯數十輩乎！蕃以八十之年，欲為將軍除害，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，以塞天變。」武乃白太后曰：「故事，黃門、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，主近署財物耳；今乃使與政事，任重權，子弟布列，專為貪暴。天下匈匈，正以此故，宜悉誅廢以清朝廷。」太后曰：「漢元以來故事，世有宦官，但當誅其有罪者，豈可盡廢邪！」時中常侍管霸，頗有才略，專制省內，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，皆坐死。武復數白誅曹節等，太后□豫未忍，故事久不發。蕃上疏曰：「今京師囂囂，道路喧嘩，言侯覽、曹節、公乘昕、王甫、鄭颯等，與趙夫人、諸尚書並亂天下，附從者升進，忤逆者中傷，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，泛泛東西，耽祿畏害。陛下今不急誅此曹，必生變亂，傾危社稷，其難量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，並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。」太后不納。是月，太白犯房之上將，入太微。侍中劉瑜素善天官，惡之，上書皇太后曰：「案《占書》：宮門當閉，將相不利，奸人在主傍，願急防之。」又與武、蕃書，以星辰錯繆，不利大臣，宜速斷大計。於是武、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，劉祐為河南尹、虞祁為雒陽令。武奏免黃門令魏彪，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，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，送北寺獄。蕃謂武曰：「此曹子便當收殺，何復考為！」武不從，令冰與尹勳、侍御史祝□雜考颯，辭連及曹節、王甫。勳、冰即奏收節等，使劉瑜內奏。九月，辛亥，武出宿歸府。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，瑀盜發武奏，罵曰：「中官放縱者，自可誅耳，我曹何罪，而當盡見族滅！」因大呼曰：「陳蕃、竇武奏白太后廢帝，為大逆！」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、張亮等十七人，歃血共盟，謀誅武等。曹節白帝曰：「外間切切，請出御德陽前殿。」令帝拔劍踴躍，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，取棨信，閉諸禁門，召尚書官屬，脅以白刃，使作詔板，拜王甫為黃門令，持節至北寺獄，收尹勳、山冰。冰疑，不受詔，甫格殺之，並殺勳；出鄭颯，還兵劫太后，奪璽綬。令中謁者守南宮，閉門絕復道。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。武不受詔，馳入步兵營，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。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，下令軍士曰：「黃門、常侍反，盡力者封侯重賞。」陳蕃聞難，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，並拔刃突入承明門，到尚書門，攘臂呼曰：「大將軍忠以衛國，黃門反逆，何云竇氏不道邪！」王甫時出與蕃相遇，適聞其言，而讓蕃曰：「先帝新棄天下，山陵未成，武有何功，兄弟父子並封三侯！又設樂飲宴，多取掖廷宮人，旬日之間，貲財巨萬，大臣若此，為是道邪！公為宰輔，苟相阿黨，復何求賊！」使劍士收蕃，蕃拔劍叱甫，辭色逾厲。遂執蕃，送北寺獄。黃門從官騶蹋踧蕃曰：「死老魅！復能損我曹員數、奪我曹稟假不！」即日，殺之。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，曹節等以奐新至，不知本謀，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、加節，與奐

率五營士討武。夜漏盡，王甫將虎賁、羽林等合千餘人，出屯朱雀掖門，與奐等合，已而悉軍闕下，與武對陳。甫兵漸盛，使其士大呼武軍曰：「竇武反，汝皆禁兵，當宿衛宮省，何故隨反者乎！先降有賞！」營府兵素畏服中官，於是武軍稍稍歸甫，自旦至食時，兵降略盡。武、紹走，諸軍追圍之，皆自殺，梟首雒陽都亭；收捕宗親賓客姻屬，悉誅之，及侍中劉瑜、屯騎校尉馮述，皆夷其族。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、故尚書會稽魏朗，云與武等通謀，皆自殺。遷皇太后於南宮，徙武家屬於日南；自公卿以下嘗為蕃、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，皆免官禁錮。議郎勃海巴肅，始與武等同謀，曹節等不知，但坐禁錮，後乃知而收之。肅自載詣縣，縣令見肅，入閣，解印綬，欲與俱去。肅曰：「為人臣者，有謀不敢隱，有罪不逃刑，既不隱其謀矣，又敢逃其刑乎！」遂被誅。曹節遷長樂衛尉，封育陽侯。王甫遷中常侍，黃門令如故。朱瑀、共普、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，十一人為關內侯。於是群小得志，士大夫皆喪氣。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屍，匿其子逸，事覺，繫獄，合門桎梏。震受拷掠，誓死不言，逸由是得免。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屍，行喪，坐以禁錮。武孫輔，年二歲，騰詐以為己子，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陵界中，亦得免。張奐遷大司農，以功封侯。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，固辭不受。

以司徒胡廣為太傅，錄尚書事，司空劉寵為司徒，大鴻臚許栩為司空。

冬，十月，甲辰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太尉劉矩免，以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。十二月，鮮卑及濊貊寇幽、并二州。是歲，疏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。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眾九千餘落，遼西丘力居有眾五千餘落，自稱王。遼東蘇僕延有眾千餘落，自稱峭王。右北平烏延有眾八百餘落，自稱汗魯王。

孝靈皇帝上之上建寧二年（己酉，公元一六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赦天下。帝迎董貴人於河間。三月，乙巳，尊為孝仁皇后，居永樂宮，拜其兄寵為執金吾，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。

夏，四月，壬辰，有青蛇見於御坐上。癸巳，大風，雨雹，霹靂，拔大木百餘。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。大司農張奐上疏曰：「昔周公葬不如禮，天乃動威。今竇武、陳蕃忠貞，未被明宥，妖眚之來，皆為此也。宜急為改葬，徙還家屬，其從坐禁錮，一切蠲除。又，皇太后雖居南宮，而恩禮不接，朝臣莫言，遠近失望。宜思大義顧復之報。」上深嘉奐言，以問諸常侍，左右皆惡之，帝不得自從。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、李膺可參三公之選，曹節等彌疾其言，遂下詔切責之。奐等皆自囚廷尉，數日，乃得出，並以三月

俸贖罪。

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：「臣聞『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』。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闥，援立聖明，《書》曰：『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』，竇氏之誅，豈宜咎延太后！幽隔空宮，愁感天心，如有霧露之疾，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！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，前世以為美談。禮，『為人後者為之子』，今以桓帝為父，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！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，俯思《凱風》慰母之念。臣又聞『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』。今功臣久外，未蒙爵秩，阿母寵私，乃享大封，大風雨雹，亦由於茲。又，故太傅陳蕃，勤身王室，而見陷群邪，一旦誅滅，其為酷濫，駭動天下；而門生故吏，並離徙錮。蕃身已往，人百何贖！宜還其家屬，解除禁網，夫台宰重器，國命所繫，今之四公，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，餘皆素餐致寇之人，必有折足覆餗之凶，可因災異，並加罷黜，征故司空王暢、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，庶災變可消，國祚惟永。」左右惡其言，出為廣陵府丞，去官，歸家。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，以它罪收弼，掠死於獄。

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，賜上封事曰：「夫善不妄來，災不空發。王者心有所想，雖未形顏色，而五星以之推移，陰陽為其變度。夫皇極不建，則有龍蛇之孽，《詩》云：『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。』惟陛下思乾剛之道，別內外之宜，抑皇甫之權，割艷妻之愛，則蛇變可消，禎祥立應。」賜，秉之子也。五月，太尉聞人襲、司空許栩免；六月，以司徒劉寵為太尉，太常汝南許訓為司徒，太僕長沙劉囂為司空。囂素附諸常侍，故致位公輔。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。段熲以春農，百姓布野，羌雖暫降，而縣官無廩，必當復為盜賊，不如乘虛放兵，勢必殄滅。熲於是自進營，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，遣騎司馬田晏、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，擊破之。羌眾潰東奔，復聚射虎谷，分兵守谷上下門，熲規一舉滅之，不欲復令散走。秋，七月，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，廣二十步，長四十里遮之。分遣晏、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，結營穿塹，去虜一里許，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，虜乃覺之。熲因與愷等夾東、西山，縱兵奮擊，破之，追至谷上下門，窮山深谷之中，處處破之，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。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，分置安定、漢陽、隴西三郡。於是東羌悉平。熲凡百八十戰，斬三萬八千餘級，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，費用四十四億，軍士死者四百餘人；更封新豐縣侯，邑萬戶。

臣光曰：書稱：「天地，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但聰明，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」夫蠻夷戎狄，氣類雖殊，其就利避害，樂生惡死，亦與人同耳。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，失其道則離叛侵擾，固其宜也。是以先王之政，叛則討之，服則懷之，處之四裔，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。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，不分臧否，不辨去來，悉艾殺之，豈作民父母

之意哉！且夫羌之所以叛者，為郡縣所侵冤故也；叛而不即誅者，將帥非其人故也。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，擇良吏而牧之，則疆場之臣也，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！夫御之不得其道，雖華夏之民，亦將蜂起而為寇，又可盡誅邪！然則段紀明之為將，雖克捷有功，君子所不與也。

九月，江夏蠻反，州郡討平之。

丹楊山越圍太守陳夤，夤擊破之。

初，李膺等雖廢錮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，希之者唯恐不及，更共相標榜，為之稱號：以竇武、陳蕃、劉淑為三君，君者，言一世之所宗也；李膺、荀翌、杜密、王暢、劉祐、魏朗、趙典、朱寓為八俊，俊者，言人之英也；郭泰、范滂、尹勳、巴肅及南陽宗慈、陳留夏馥、汝南蔡衍、泰山羊陟為八顧，顧者，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；張儉、翟超、岑晊、苑康及山陽劉表、汝南陳翔、魯國孔昱、山陽檀敷為八及，及者，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；度尚及東平張邈、王孝、東郡劉儒、泰山胡毋班、陳留秦周、魯國蕃向、東萊王章為八廚，廚者，言能以財救人者也。及陳、竇用事，復舉拔膺等；陳、竇誅，膺等復廢。宦官疾惡膺等，每下詔書，輒申黨人之禁。侯覽怨張儉尤甚，覽鄉人朱並素佞邪，為儉所棄，承覽意指，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，共為部黨，圖危社稷，而儉為之魁。詔刊章捕儉等。

冬，十月，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「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、杜密、朱寓、荀翌、翟超、劉儒、范滂等，請下州郡考治。」是時上年十四，問節等曰：「何以為鉤黨？」對曰：「鉤黨者，即黨人也。」上曰：「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？」對曰：「皆相舉群輩，欲為不軌。」上曰：「不軌欲如何？」對曰：「欲圖社稷。」上乃可其奏。或謂李膺曰：「可去矣！」對曰：「事不辭難，罪不逃刑，臣之節也。吾年已六十，死生有命，去將安之！」乃詣詔獄，考死；門生故吏並被禁錮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，未有錄牒，不及於譴，毅慨然曰：「本謂膺賢，遣子師之，豈可以漏脫名籍，苟安而已！」遂自表免歸。

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詔書閉傳捨，伏床而泣，一縣不知所為。滂聞之曰：「必為我也。」即自詣獄。縣令郭揖大驚，出，解印綬，引與俱亡，曰：「天下大矣，子何為在此！」滂曰：「滂死則禍塞，何敢以罪累君。又令老母流離乎！」其母就與之訣，滂白母曰：「仲博孝敬，足以供養。滂從龍舒君歸黃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

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戚！」仲博者，滂弟也。龍舒君者，滂父龍舒侯相顯也。母曰：「汝今得與李、杜齊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復求壽考，可兼得乎！」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辭。顧其子曰：「吾欲使汝為惡，惡不可為；使汝為善，則我不為惡。」行路聞之，莫不流涕。

凡黨人死者百餘人，妻子皆徙邊，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，宦官一切指為黨人；有怨隙者，因相陷害，睚眥之忿，濫入黨中。州郡承旨，或有未嘗交關，亦離禍毒，其死、徙、廢、禁者又六七百人。

郭泰聞黨人已死，私為之慟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』漢室滅矣，但未知『瞻烏爰止，於誰之屋』耳！」泰雖好臧否人倫，而不為危言核論，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。

張儉亡命困迫，望門投止，莫不重其名行，破家相容。後流轉東萊，止李篤家。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，篤引欽就席曰：「張儉負罪亡命，篤豈得藏之！若審在此，此人名士，明廷寧宜執之乎！」欽因起撫篤曰：「蘧伯玉恥獨為君子，足下如何專取仁義！」篤曰：「今欲分之，明廷載半去矣。」欽歎息而去。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，遂入漁陽出塞。其所經歷，伏重誅者以十數，連引收考者布遍天下，宗親並皆殄滅，郡縣為之殘破。

儉與魯國孔褒有舊，亡抵褒，不遇，褒弟融，年十六，匿之。後事洩，儉得亡走，國相收褒、融送獄，未知所坐。融曰：「保納捨藏者，融也，當坐。」褒曰：「彼來求我，非弟之過。」吏問其母，母曰：「家事任長，妾當其辜。」一門爭死，郡縣疑不能決，乃上讞之，詔書竟坐褒。及黨禁解，儉乃還鄉里，後為衛尉，卒，年八十四。

夏馥聞張儉亡命，歎曰：「孽自己作，空污良善，一人逃死，禍及萬家，何以生為！」乃自翦鬚變形，入林慮山中，隱姓名，為冶家傭，親突煙炭，形貌毀瘁，積二三年，人無知者。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，馥不受曰：「弟奈何載禍相餉乎！」黨禁未解而卒。

初，中常侍張讓父死，歸葬潁川，雖一郡畢至，而名士無往者，讓甚恥之，陳寔獨弔焉。及誅黨人，讓以寔故，多所全宥。南陽何顒，素與陳蕃、李膺善，亦被收捕，乃變名姓匿汝南間，與袁紹為奔走之交，常私入雒陽，從紹計議，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，設權計，使得逃隱，所全免甚眾。初，太尉袁湯三子，成、逢、隗。成生紹，逢生術。逢、隗皆有名稱，少歷顯官。時中常侍袁赦以逢、隗宰相家，與之同姓，推崇以為外援，故

袁氏貴寵於世，富奢甚，不與它公族同。紹壯健有威容，愛士養名，賓客輻湊歸之，輜軿、柴轂，填接街陌。術亦以俠氣聞。逢從兄子閎，少有操行，以耕學為業，逢、隗數饋之，無所受。閎見時方險亂，而家門富盛，常對兄弟歎曰：「吾先公福祚，後世不能以德守之，而競為驕奢，與亂世爭權，此即晉之三郤矣。」及黨事起，閎欲投跡深林，以母老，不宜遠遁，乃築土室四周於庭，不為戶，自牖納飲食。母思閎時，往就視，母去，便自掩閉，兄弟妻子莫得見也。潛身十八年，卒於土室。初，范滂等非訐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，太學生爭慕其風，以為文學將興，處士復用。申屠蟠獨歎曰：「昔戰國之世，處士橫議，列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，卒有坑儒燒書之禍，今之謂矣。」乃絕跡於梁、碭之間，因樹為屋，自同傭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罹黨錮之鍋，唯蟠超然免於評論。

臣光曰：天下有道，君子揚於王庭，以正小人之罪，而莫敢不服；天下無道，君子囊括不言，以避小人之禍，而猶或不免。黨人生昏亂之世，不在其位，四海橫流，而欲以口舌救之，臧否人物，激濁揚清，撩虺蛇之頭，踐虎狼之屬，以至身被淫刑，禍及朋友，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，不亦悲乎！夫唯郭泰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申屠蟠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卓乎其不可及已！

庚子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太尉劉寵免；太僕扶溝郭禧為太尉。鮮卑寇并州。長樂太僕曹節病困，詔拜車騎將軍。有頃，疾瘳，上印綬，復為中常侍，位特進，秩中二千石。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，玄菟太守耿臨討降之。

孝靈皇帝上之上建寧三年（庚戌，公元一七零年）

春，三月，丙寅晦，日有食之。征段熲還京師，拜侍中。熲在邊十餘年，未嘗一日蓐寢，與將士同甘苦，故皆樂為死戰，所向有功。

夏，四月，太尉郭禧罷；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。秋，七月，司空劉囂罷；八月，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。九月，執金吾董寵坐矯永樂太后屬請，下獄死。冬，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，皆內屬，受冠帶，開置七縣。涼州刺史扶風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，與戊己司馬曹寬、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、龜茲、車師前、後部，合三萬餘人討疏，攻槓中城，四十餘日不能下，引去。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，朝廷亦不能復治。初，中常侍張讓有監奴，典任家事，威形喧赫。孟佗資產饒贍，與奴朋結，傾竭饋問，無所遺愛。奴咸德之，問其所欲。佗曰：「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！」時賓客求

謁讓者，車常數百千兩，佗詣讓，後至，不得進，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，遂共輿車入門，賓客咸驚，謂佗善於讓，皆爭以珍玩賂之。佗分以遺讓，讓大喜，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。

孝靈皇帝上之上建寧四年（辛亥，公元一七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帝加元服，赦天下，唯黨人不赦。二月，癸卯，地震。三月，辛酉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尉聞人襲免；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。大疫。司徒許訓免；以司空橋玄為司徒；

夏，四月，以太常南陽來艷為司空。

秋，七月，司空來艷免。癸丑，立貴人宋氏為皇后，後，執金吾酆之女也。司徒橋玄免；以太常南陽宗俱為司空，前司空許栩為司徒。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，

冬，十月，戊子朔，率群臣朝太后於南宮，親饋上壽。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，帝深納之，供養資奉，有加於前。曹節、王甫疾之，誣萌以謗訕永樂宮，下獄死。鮮卑寇并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